

#### 4. 《我們拼命想要記住的終會模糊，而拼命想要忘記的卻往往成為最頑固的印記》

人終其一生，其實好像與記憶角力及時間競賽下成長。時間久了，想拼命找回那些曾經發生的某些事，遇到的某些人和既熟識又陌生的那個自己。但她和它們都彷彿留在昨天，留在那年，那個地方。我試著潛入上鎖的閘門，卻發現早把鎖匙弄丟了，我試着於上鎖閘門輸入密碼，卻發現早已把密碼忘記了。留下那些似幻似虛又如煙如霧的碎片，只好撿起地上的碎片，希望從中找到開啟閘門的密碼。我找了又找，想了又想，試圖找出進入的方法。但被困於思緒當中，想也想不到。一而再再而三，被那門衛拒於門外。

她說：「我要守護她的夢！」

我說：「我就是她！」

她又道：「不，她不像你！」

對，我不是她，也找不回她，因為她只在過去並只有模糊的一片。那些夢，那個天真的、快樂的、自由的、無憂的我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在閘門面前的，想要逃進魔幻世界的我。沒有快樂，只剩下充滿顧慮和虛假的自己。成為所謂的成熟，走著標準答案的路。我想把這些脫下，忘記這個假惺惺的我，但卻發現成為了最頑固的印記……

星期天本是一星期難得的假期，外面暑熱和悶悶的天氣，讓人的心情見不得好到哪裏去，看着桌子上堆積如山的功課，測考的通知，不禁讓我長嘆一聲。手機的提示鈴聲，提醒着我還有校內的工作，班會有班會要回覆的，屬社又要跟進的。感覺一切都壓得密密麻麻，回到學校還要假裝成那個平易近人的同學，老師眼中的好學生，朋友眼中的好朋友。收起火爆的性格，暴躁的脾氣，好像這樣才不會讓人在背後說三道四。想着的時候，眼睛漸漸放空，我的目光停留在公園嬉戲的小孩，不禁一歎，心想他們真好，至少不用帶着這個假惺惺的笑臉迎人。喜怒哀樂也可以形如色，不用考慮別人怎樣看。片刻的分神，被電話鈴聲召回現實，電話顯示來電的人是媽媽，我便接起來，她着我今天到舊居去收拾。我看着外頭刺眼的太陽，雲兒也不知往哪裏跑去。想着要舟車勞頓，到那間已經殘破不堪的舊房子去，心裏已是一萬個不情願，但又不敢拒絕媽媽。只能匆匆整理裝束便離家，留下滿桌堆積如山的功課。我帶着一點兒厭倦的感覺，踏進悶熱的空氣當中，彷彿像蒸籠包一樣被吸光靈魂。

悠悠晃晃的乘着巴士再走着回舊居的路，沿途一群小孩從我走過，個個都滿臉笑容，彷彿與這個世界的煩惱沒有半點關係。看着他們我卻是帶着半點羨慕，走着走着就回到那間舊房子。我用力把殘舊的大門推開，一大堆塵埃風塵飛撲而來殺我一個措手不及，我被昏得打了幾個噴嚏，心裏滿是埋怨。為什麼要我在一星期難得的休息日工作？麻煩極了！只希望盡快收拾完，就馬上回去完成我的工作。走進曾經充滿童話美夢般的城堡，我現在反而像一個被趕出城堡的公主，再也走不進那個童年的夢。角落處的一個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在旁邊坐下，拉出箱子，把裏頭的一切都倒出來。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密碼箱子，拿上手還是滿有重量的，我好奇裏頭裝着什麼。看着這個箱子的外觀有歲月的痕跡，鎖頭上也有一些生鏽。注視着旁邊一地的玩具，不禁陷入時光的隧道當中，把我拉回那個充滿天真又快樂的童年。那時候沒有那麼多煩惱，每天上學都只是為了開心地學習。放學和小夥伴一起去大冒險，哪裏看看那邊逛逛。他說着長大要當一個太

空人，她信心滿滿的說長大要當一名醫生，向彼此說道不要成為沒趣的大人，要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大人。那時候，身邊的朋友也沒有那麼多機心，那麼多比較，只有朋友之間純粹的快樂。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丟失了那種純粹的快樂，我試着努力尋回那種快樂。但我找不回，究竟是快樂昂貴了還是我不懂快樂？

閉眼開眼，滿腦子都是要做的一堆東西。我找不回那種感覺，好像已經丟失了很久很久。人的成長彷彿也帶着半點矛盾。小時候的我們渴望長大，大概是這個世上最愚蠢的想法。時光帶走了我的童年，但時間卻留不住曾經，也留不住童年的夢。最終時間沖走了童年的稚氣，我成為那個成熟的人，跟着標準答案走。而拼命想去記住那種快樂的人，好像也在時光的漩渦當中淹沒了。我看着手上拿着的密碼鎖，想起小時候，家人經常問我「你裝密碼鎖幹麼？又沒有人來偷你的？」。現在我懂了，我防着的從來都不是什麼壞人，而是那時候討厭沒趣的成年人，更像現在的自己。終究，我還是成為小時候自己最討厭的人。我想要記住童年那些美好的回憶，卻只剩下模糊的一片。丟失的我找不回，也記不起，無奈的感覺片刻注滿全身。我背貼着牆，靜靜的聆聽窗外的鳥和風聲。但彷彿世界不讓我安靜，一想起回到學校我有我的責任和崗位。每天都重複的生活，令我不禁在想我是活了三百六十五天，還是一種生活活了三百六十五遍。這種木訥又重複的生活，教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想忘記生活中的苦惱煩惱，但這些苦惱和煩惱卻揮之不去，長存在我的心中。我想忘記這個沒趣的我，忘記那些責任，只管去做那個天真無邪的人，但彷彿實在有太多顧慮和要擔心的事，我用力的想讓腦袋平靜，我懇求說請讓我安靜。可是成熟、長大、懂事，這些詞語就好像被狠狠烙印在身上，成了我的責任，放不下也撇不掉。思緒萬千之際，我用力一揮，把那個開不到的密碼箱子大力砸向牆。「劈啪—」，一聲巨響把我從思緒中狠狠拉出。片刻過後，那個密碼箱子裏頭的一切散落一地。那裡沒有什麼貴重的首飾，也沒有壓歲錢。只有一封名為「我的志願」的作文和一堆充滿回憶的玩具，我冷笑一聲，方才頓悟。那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寶物，散落一地的是已經發霉的夢，然後是一陣電話鈴聲「鈴……」提醒着我，是時候回到現實生活。我如常接電話如常的回覆，彷彿剛才一切經歷的都只是一場夢。夢醒了，就應該繼續走。想要記住的那些快樂和美好，既然模糊了，就只好留在夢中。而忘記不了的那些，已成印記，只好接受和與其共存。大概好像也只能這樣。我把散落於地上的東西，連同回憶和童年，安放於箱子內。放回原處，關上大門。我把已經模糊的夢，留在童年的回憶當中，繼續去成為那個沒趣的人。

所以記憶真的是一樣很可笑的東西，當你拼盡全力想找回那種感覺，那種記憶的時候，記憶偏偏就讓你迷失於當中，即使記起也只有模糊一片。相反，當你想逃離和忘記那些令你苦不堪言的事，但它們卻成了最頑固的印記，同時確實的，我不再是以前的那個「她」。